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之四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述而

老彭商大夫

此古註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

見大

戴禮

按大戴禮禮戴德所編戴聖取其前三十餘篇併他書為禮記其後者為大戴禮記今按虞戴德

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子曰邱於君

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

曰否邱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之教及又云

言又按仲傀即仲虺為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

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考然云大

夫則恐古註誤認為彭祖爾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此二句乃老彭之規模見趣夫子引而自比之也

默識章

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故聖人謙辭以答之後來記者失其上文但作聖人自言

爾默識

是得之於心學不厭則

德修章

此章亦必有

更加講貫

誨不倦是施之於人

德修章

上文蓋因學

者有不切已之憂而言也

德指行學指知義善指事

下二句猶言遷善改過朱子謂有淺深聞義則遷就

合宜耳不善燕居章程子叔甚矣吾衰也

則是過失矣

燕居章程子叔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

不復夢見周公

堂胡氏

程子叔

志道章

添入知此二

之在

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

舊本作行道而有得

前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

○按此章上三句一節密於一節下一句雖寬而實

密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朱子亦稱

之王文憲曰此句尤要細翫六藝於小學中已習元

在志道之先至是方可游而後二字不在藝字卻在

游字上觀朝夕二字藝實游於志據依之間所以為

重諸說皆說游藝輕了稱不得上三句惟朱子說得
停當曰朝夕游焉曰動息有養曰內外交養曰無少
閒隙曰心無所放此皆游舉一隅石經下有而程子
藝之功雖通釋亦失之
二條行藏章番陽語錄周謨錄內有一條曰用之則
叔子行藏章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
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
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
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
是二字當如此看藝本劉砥所錄意亦同此今按集
註不明說此意然意已在內蓋行藏字與仕隱字不
同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仕留藏之
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
任未免必於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於藏爾至於所
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
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
之具故自許以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為問

若上文但是說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暴虎徒搏馮

問不相類矣惟兼看語錄之說則相應

河徒涉本爾雅文通釋謂暴馮富求章此章上增入

不待說而明曰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語錄引伊川之

說謂君子贏得為君所慎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

子小人枉了做小人禮記語子在齊

三者尤加重故齊音齋齊不齊以致齊禮記語

門人覺而記之禮記語聞韶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

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履祥按視精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

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

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

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

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

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
耶故魯亦有韶籥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
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三月
而正魯樂豈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三月
朱子自作一句點史記謂學之三月程子謂三月當
作音字蓋誤寫也程子之意蓋謂一聞之三月不知
肉味聖人之心不應如此固滯此可謂知聖人之心
朱子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程子適不考爾蓋
聖人聞韶則必學學之亦必數月始熟方聖人之學
之也以夫子之誠與大舜之德妙感契悟自忘肉味
此正可見聖人之樂與聖人之心為如何三月曰不
蓋謂學之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為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情
文善美之盡如此近有北士因

漢志陳敬仲以韶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
月忘味傷之至也曰韶乃陳樂何為而至於齊蓋傷
陳氏之必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弑簡公夫子請討
之此乃證古集之說路史意亦然大為躁妄且感韶

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為非聖人之心故集註
取史記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專齊而夫子一
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乃傷忿固滯如此聖人
之怒在物不在已何為忿忿悒悒一病三月也學者
不知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
好為新奇何所不至可憂甚矣
晉納蒯瞶而輒拒
之事附十伯夷叔齊見前篇此註事
之三篇內伯夷叔齊在史記伯夷傳中子音仲伯夷
長子叔齊第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不
中子不知其名其墓漢靈帝光和元年淪於海
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科其善問如此怨或問云出
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子貢善問莫精在
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
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夫言夷齊則不為衛君已
可知矣然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
父命不得不逃叔齊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
以兄在不得不逃即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

衛輒唯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為安叔齊以不臘天倫為正脫然唯恐有國之為累而曾無幾微不得不已之心此其所以為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緬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真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為輒乎或問於此極為詳明惜不約入集註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迹之辨程子叔程子曰又當以此自察于心術幾微之間也

非樂疏食飲水也

叔子也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顏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顏子不以貧賤

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為身心之累矣故寧以疏食飲水為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已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多聖人之謙

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

王文憲曰

辭故其言云爾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為微有閒矣而程子乃以不改釋其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

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觀貼文意者不同
然此言亦自有閒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
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
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又曰未詳劉聘君前篇元城劉忠定公字器之
中矣官至他論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
待制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五代長興以來國子
監始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明皇
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明皇
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今書皆以監五十作
本為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
卒篆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故致誤
其辭意則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
字當是吾字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
夫子讚易之時其時年幾七十。易象與春秋藏於
魯太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

惟以詩書執禮為重而尤重於禮其觀周其之杞之
宋皆為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
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讚易以善惡賞罰之
事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韋編
三絕謂尤加精審爾非至此始學易也語
錄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此用程子易傳序句吉凶者陰

則體消長之實存亡則積吉凶之極人之體易稍不
中節會即為差失聖人安得有差失且無微差安得
有大過言無大過者謙辭爾又按史記此句作我於
易則彬彬似謂讚翼無所差失集註首存此說學者
當兼**易而學**易反雅言**章程子**伯葉本葉在樊鄧之間
思之**易而學**易反雅言**章程子**伯葉本葉在樊鄧之間
國楚滅之**僭稱公**尹楚自熊通以來僭稱王故為其縣
以為縣**僭稱公**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本沈國之
後已姓以國為氏至**發憤忘食**忘憤如不憤不啟之憤
諸梁為楚葉縣尹也

味之意發憤忘食謂求之也樂以忘憂謂得之也集

註後篇以克己復禮為乾道發憤忘食乃乾道也漢

書董仲舒下帷未得已得以樂者為得之也故集註

發憤亦用此意未得已得以樂者為得之也故集註

補此四字句中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禮本

所自有之字也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禮本

記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

文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

憂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集註曰全體至極聖人於

學求之得之常常如此不知老之將至此所謂純亦

不已桓魋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

也桓魋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

弟必不能違天害己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

也必不能違天害己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

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云云按

此事在敬王二十五年蓋魯定公薨之年或問于此

章發明詳盡學隱人故疑聖人為隱行聖人以行示

者所當參看隱人故疑聖人為隱行聖人以行示

也隱是邱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程

子叔四教程子曰叔子也按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

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

行既知而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

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偽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

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

于外程子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

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

信終之至于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

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篇言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為先何也曰首篇

言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

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為先論輕重則行為重知

為先此章是也行為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

學文為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教

論語集註攷證
六
退補齋

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
科以成德達才言夫固各有攸當也
不知而作章

王文憲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
見若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
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

知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
志贊引此下二句亦自作一截文定未
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
從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
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
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
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
互鄉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童子
言童子蓋夫子與其潔進不與其退保
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
夫子當曰與其進也今存此說以備參
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考

程子
子叔仁遠

章程子

子叔

魯與吳皆姬姓

魯周公之後出自文王吳

娶吳亦齊景公女於吳

之意而魯尤為失禮

未嘗顯言必不答也夫子與

人歌而善

論語前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非喪非

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於書所歌何辭所和何

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為學無日不在禮樂

之中無故不徹琴瑟喪復常讀樂章爾雅徒歌曰謠

蓋古人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

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琴瑟八音從之也子與

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

使反覆唱奏而後從而和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

之也孔子少時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習韶於齊

大意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

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門人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

亦可謂善於

聖仁章王文憲曰學不厭誨不倦前章

觀聖人矣

謂云爾學者當思。語錄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乃
不厭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于事父兄見公卿
勉喪不爲酒困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
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履祥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
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問子貢問
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但集註語錄
於博施章旣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爲是爲仁
聖之事亦以此仁聖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爲對按此
亦因人之問聖言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
聖而所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
之仁所以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可謂得之
矣爲之不厭卽學不厭之意學不厭教不
倦前章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異說
有諸博物
之乎誅哀死述行之辭語云又論語元作誦說文引論
爲諸誅哀死述行之辭語云又論語元作誦說文引論
而述行以諡之之辭同是力求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

長興吏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謂曰必自有
一書若周禮大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
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士
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士
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五祀中雷竈戶門程子上條叔

伯子君子循理

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然憂

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聖人全體

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

渾然王文憲曰

陰陽合德指氣

中和之氣

氣即性○語錄曰聖

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舉偏補弊蓋自程子

子叔

泰伯

三讓謂固遜也

語錄徐寓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